

曹琦 著

长征

CHANGZHENG

下
卷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纪实小说，
以写实的笔法，大气磅礴地再现了
红军悲壮而伟大的二万五千里征程。
事还是那些事，但更加真实；
人还是那些人，但去掉了脸谱。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琦 著



CHANGZHENG

下卷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 下卷/曹琦著. —2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220-07241-4

I. 长... II. 曹...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652 号

CHANG ZHENG

长征(下卷)

曹 琦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蒲其元 章 涛
何东琳
古 蓉
叶 勇 袁晓红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nchs.com>
E-mail: scrmch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240mm
25.625
2
514千字
2006年9月第2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7241-4/K·1074
68.00元(上卷·下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作者简介

曹琦，生于1952年9月，浙江杭州人。浙江省作协会员，嘉兴市作协副主席。大专学历。初中毕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后调回浙江省嘉善县，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年。现为嘉善县文联专职副主席。

长征（下卷）

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虽说已经是三月上旬的时候了，可黔北的崇山峻岭间依然是遍野银霜，雾气浓重，拍打在身上，给人带来阵阵寒意。毛泽东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手中拄着一根竹竿，眉头拧成一个大大的疙瘩，默默地仰望着在云彩中缓缓穿行、不甚明亮的月亮，嘴里不停地轻声念叨着，犹似雾纱的月光从空中流淌下来，映亮了毛泽东那清瘦而又充满苦恼的脸庞。警卫班长胡昌保和另一名警卫员陈昌奉牵着大白马警惕地站在不远处。陈昌奉看到毛泽东坐在冰冷潮湿的大石头上，长久地沉思不语，生怕他受寒着凉，心中十分着急，几次忍不住想出言提醒，都被胡昌保用目光制止了。这时一阵风从对面的群山间呼啸奔来，吹得毛泽东的大衣鼓了起来。山风过后，陈昌奉似乎听到毛泽东在自言自语：“打……还是不打？”

陈昌奉听了十分不解，打……还是不打？你说打，我们就打，你说不打，我们就走。你的命令我们能不听吗？可他心中尽管有疑问，也知道打还是不打该由首长决定，不是自己该操心的，自己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不能出丝毫差错。想到这里，他用手按按腰间的匣枪，目光警惕地向四周横扫，这时他听到胡昌保在耳边轻轻地说：“昌奉，主席会着凉的，得想个法子让他动一动。”

陈昌奉不出声地点点头，手搭在大白马的脖子上，轻轻地抓了几下。那大白马极通灵性，仿佛知道陈昌奉的用意，抖了抖长长的鬃毛，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接着发出高亢激越的嘶叫声，这嘶叫声在山风的带动下，在群山间传出很远很远。引得驻扎数里以外的红军总部的军马也嘶鸣应和，起伏不停……听到这在山谷间回荡慷慨的马嘶声，毛泽东的脸上不由闪过一丝笑意，慢慢地回过头来。陈昌奉深知，这匹白龙马是毛泽东的心爱之物，是毛泽东从众多的战马中挑选出来的。毛泽东上井冈、下赣南、战漳州、围长沙，白龙马驮着它的主人踏遍了万水



千山，并数次在刀光剑影之中冲出敌军重围，化险为夷。毛泽东曾数次对别人讲，他生平有两大爱好，一是书籍，二是骏马。书籍可以使他“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神游八极之表；骏马则伴他驰骋疆场，踏遍青山绿水。陈昌奉知道毛泽东对白龙马有很深的感情，以为他必定会像以前那样走过来，抚摸马背，使白龙马安静下来。谁知，毛泽东只朝白龙马投来一瞥，又重新转过身去，如炬的目光依旧望着覆盖着厚厚白霜的山峦，一声不吭。陈昌奉感到意外，这时他听到胡昌保在轻轻地说：“昌奉，主席有很重的心事哩。加强警戒，别影响主席思考问题。”

陈昌奉心中一震，借着清亮的月光，这才看清毛泽东那明亮的大眼睛，含着浓重的忧郁色彩，猛然想到前几年毛泽东在参加宁都会议以后，被撤去红军总政委和中央苏区局书记职务时，也没有流露过如此沉重的心事，心中不由一震，他不知道也想象不出发生了什么大事，又不敢问，便默默地把头一点，全神贯注地侍卫在一边。

毛泽东在大石头上坐了会儿，又站了起来，朝前走了几步。月亮钻进了乌云，星光暗淡，山风呼啸。朦胧中，毛泽东只觉得群山在向前奔涌，发出阵阵的吼声，心中不由增添了几分豪情，几分忧虑。山风很大，吹得长发直立起来，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响。披在肩上的军大衣被风吹得卷了起来，犹如一张鼓足的风帆，拍打在毛泽东的身上，发出很响亮的声响。毛泽东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脑海里始终在紧张地思索敌情、我情、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战场因素、对比变化的条件，眼前不停地出现了各种军事态势图，力图从中找出一个红军作战的最佳方案来。过了半晌，他摇摇头，在心中坚定地对自己说：“不能打，这一仗无论如何也不能打！”

毛泽东刚下了决心，又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傍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的激烈争论场面又浮现在眼前。

遵义战役结束以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赤化全贵州、用打大胜仗来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当时，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纵队的一个师驻扎在云贵川边界的鲁班场。鲁班场南面是打鼓新场（今属金沙县），北面是仁怀，西临波涛滚滚的赤水河，东接地势险峻的枫香坝。红军无论是东出还是西进，北上还是南下，鲁班场都是必经之地。红军必须夺取鲁班场这一战略要地，才能完成赤化全贵州、进而席卷云贵川的战略意图。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决定乘胜西进，打击驻扎在仁怀和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并相机歼灭之。为确保战役胜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三月四日十八时、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特设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这次战斗。嗣后，按照朱毛的部署，罗炳辉、何长工率红九军团在遵义、桐梓地

区吸引和钳制敌军，红军主力则兵分两路，林彪、聂荣臻率领一军团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三军团为左纵队，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共同打击周浑元纵队的肖谢两个师，董振堂、李卓然则率领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红军各路人马依命出动以后，毛泽东率中央纵队也在十日上午主动撤离了遵义城。傍晚，红日西下，新月初升，当中央纵队西进到一个名叫鸭溪的小镇时，部队还没有宿营，就收到了右纵队指挥林彪、聂荣臻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林彪、聂荣臻在电报中告知，部队在向鲁班场迂回奔袭中，侦察到打鼓新场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师，经侦察是黔军犹国材部。林彪认为，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战斗力不强，特别是在遵义战役中遭受重创，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打鼓新场和三重堰前进，先消灭驻守在打鼓新场及周围西安寨、新场和三重堰之敌，扩大遵义战役的成果，并为红军西进消灭周浑元纵队扫清障碍。林、聂在电报中还提出了具体歼敌的方法。中央领导顾不得鞍马劳顿，齐集在镇西北角的一个大宅院内开会。

这里原是国民党鸭溪镇保安团长的住宅，在红军到来之前，那个保安团长一家就逃到深山老林里躲了起来。住宅成了红军总部的驻地。在宽敞的客厅，警卫人员点燃了几支大蜡烛。烛光中，大家边喝着开水啃干粮，边讨论着林聂的电报。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到后来决定攻击打鼓新场。

“不能打！我的意见是决不能打！”毛泽东见只有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没有表态，其余的二十人都意见一致，坚决主张攻击打鼓新场，心中一着急，嗓门便大了起来，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直往下掉，望着众人投过来的各种目光，说：“我的意见是绕过打鼓新场，向北直接攻击鲁班场，完成我们的预定作战目标。这打鼓新场嘛，我看……不值得去打！”

“为什么？”王稼祥问：“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我们红军的作战原则。黔军是弱军，这块送到我们面前的肥肉为什么不去吃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消灭的是周浑元纵队，只有尽快歼灭周浑元纵队，才能给整个追剿敌军以致命的打击，才能有助于我们在黔北站稳脚跟，而打黔军意义不大，即使打败了黔军，也达不到此目的。”

王稼祥摇摇头，见毛泽东脸露不悦之色，心中有些恼火，正要把话讲下去，见屋内光线暗淡，不由把眉头一皱，气恼地说：“怎么搞的，也不多点几支蜡烛，难道要让我们在这里摸黑？”

警卫员在屋外听到王稼祥的训斥，连忙答应一声，入内又点了几支大白蜡烛，插在门边的泥台上。宅院内的光线亮了许多。王稼祥稍稍放缓口气，继续说：“不错，我们的目标是围攻鲁班场，消灭周纵队，赤化全贵州。可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态势是在不断变化的，作为指挥员，必须适应这种瞬息万变的战场



形势，并善于驾驭这种态势，将它引导到有利于我方的轨迹上来，以取得战斗或战役的胜利。我记得你以前曾对我讲过，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你还记得吗？”

毛泽东微微一笑，点头说：“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孙武子的计谋。”

“谁讲的都一样，反正我确实是第一次从你那里知道了这个道理。在这方面你是我的老师嘛。不过，有不同看法我仍旧要坚持的。”王稼祥说到这里，话锋突然一转，说：“现在，纵观追剿敌军的兵力分布，以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是最弱的一环。我们如果全歼打鼓新场的守敌，就等于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开了一个缺口，为我军日后在云贵川地区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所以，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他转过身，目光明亮地看着众人，提高声音，说：“我认为，现在应该立即命令三军团迅速向打鼓新场前进，切断三重堰和西安寨的敌人向黔西逃窜之路，同时命令林、聂率一军团于明日、也就是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实施攻击，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佯攻周浑元纵队，并牵制其不能增援侯汉佑，五军团作为总预备队今晚休息一夜，明天一早由驻地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定在午后赶到，并接受林聂指挥，协同攻击打鼓新场。”

“我同意。”

“我赞成攻击打鼓新场。”

“打！”

“好，我也同意。”张闻天一改往日文静沉稳的神态，兴奋地站起身望着大家说：“我再补充一点，消灭侯汉佑一定要兵力集中，动作要快，坚决果断，不得恋战，尽快歼敌，以便腾出手来北上打击周浑元纵队。”

“不行，我不能同意大家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纷纷举手，心中着急，站起身，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地说：“我的意见是，这次战役决不能打！”

“为什么？”张闻天严肃地望着神态倔强的毛泽东，说：“主席，现在是在开会讨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也有一票嘛！”

“洛甫同志，”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由变了脸色，忍不住喊了一声，他转向脸色难看的毛泽东，用温和的口气说：“主席，你谈谈为什么不能打这一仗。”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一眼，说：“恩来，今天我们不是要去攻击打鼓新场，仅仅是路过那里。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易守难攻，现在又驻守黔军一个师，我军进攻兵力不易展开，回旋余地很小。战斗打响以后，附近的周浑元纵队和驻守在毕节、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必定会立即赶来增援，这样，红军就会陷入敌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处境会变得非常危险。”

“这些问题，刚才同志们都已经讨论过了。”张闻天说：“只要我军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快消灭黔军，这种被敌人反包围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洛甫，战场上瞬息万变，再好的计划也有会失误的时候，况且我们面前的敌人比我们强大十倍。孙子曰，兵、以诈立，以利动。我们绝对不能存有半点侥幸之心呀！”

张闻天默然会儿，说：“对军事我也不太熟悉，这样吧，按照组织原则，我们表决吧，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

毛泽东见参加会议的除了周恩来没有举手，其余的都举手表示赞成，心中顿觉不是滋味，他脸色平和，望着大家足足有一分钟，突然说：“同志们，这是战争呵。战争是要死人的。战争是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指导战争，怎么可以简单地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那种方式呢？”毛泽东默然会儿，深深地吸口气，又慢慢地吐出，然后回过身来，脸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神情略显疲惫，挥挥手说：“我毛泽东保留个人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打吧，你们下命令吧，我一定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

.....

“谁知道会议会开成这个样子，真是始料不及。”黑暗中，毛泽东站在坚硬的山地上，望着苍茫中呼啸奔腾的群山，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痛苦的神情，在心中一次又一次的问自己：“难道真的是我错了？”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出了大厅，连饭也不吃，跳上白龙马朝不远处的山冈上驰去。此刻，发怒的脑袋经过马背的颠簸和山风的吹拂，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他重新回到岩石边坐下，以竹竿为笔，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在地面上划来划去，脑海里却在紧张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变化，预测这种态势会发生哪几种变化。随着思路的进一步清晰，他心中对红军处境的担心也在慢慢增加。他的目光久久地盯在坚硬的地面上，虽然地面上什么也没有，但在他的眼里，却是一条条红军进攻的路线，以及国民党军队节节阻击的线路。隔了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这一仗决不能打。打了要吃大亏的。看来还得找他们谈。”

他回过身，喊了声：“昌保、昌奉，我们回总部。”

周恩来右手拿着一枝铅笔，左手支撑在一张半旧的紫红色的方桌上，浓眉紧锁，出现了一个大疙瘩，明亮的目光始终盯在平铺在桌面上的敌我作战态势图上。地图上的那些红线、蓝线以及常人看不懂的各种符号，在他的眼里纷纷活动起来，化成了河流、山谷、险隘、城市……以及数不清的明碉暗堡。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世界，那是一片金戈铁马的疆场。他仿佛听到了红军冲锋的号角声，又似乎看到大片大片的红军战士在坚固的城堡前倒下……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周恩来没有回身，问：“有才，主席还没有回来？”过了会儿，他没有听到回答，才慢慢地抬起头，正要再一次询问，看到朱德站在身



边：“你……还没有睡？”

“我睡不着。恩来，大战在即，我这个总司令能安心睡觉吗？”

周恩来沉默会儿，问：“你还在想刚才的事？”

“是呀，我能不想吗？”朱德宽厚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焦虑之色，说：“内和者胜。马上就要攻击打鼓新场了，我们的内部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不是好兆头呵。润之又是这次战役的前敌政治委员，他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啊。指挥员的情绪对战役会带来很大影响，润之今日的情绪有些急躁，我确实是有些担心哩！”

周恩来突然截住朱德的话，问“总司令，你对主席刚才的建议有何看法？”

“从军事角度着眼，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至少有一定的道理。”朱德想了想说：“打鼓新场易守难攻，红军没有重型武器，很难在短时间内全歼守敌。同时还应当看到，如果用轻武器强攻，势必会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

周恩来目光炯炯，看着朱德，问：“那……刚才你为什么不出自己的看法呢？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大家是会重视的。如果你……”

“对这些，我反复考虑过了。”朱德摆摆手，表示已经明白周恩来的意思，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央已决定赤化全贵州，在云贵川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目标和最大的任务。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战斗都必须围绕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而展开。经过遵义战役，黔军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唯一稍有战斗力者只有侯汉佑和邹瑾的八千人枪。如果我们这次能消灭侯汉佑部，黔军就再也爬不起来，这样就为我军赤化全贵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政治上考虑，我主张打一下。”

周恩来听了，长久没有说话。作为红军总政委，他最担心的还不是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而是党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过了会儿，他慢慢地说：“大处着眼，小处用兵。总司令，你考虑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另外，我还在一直考虑毛泽东的不同意见。我觉得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你来看，”他转过身，用铅笔指点地图，说：“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只有东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仁怀。我军贸然进攻，如果后路被敌切断，就很难全师而退。”

“是呀，这一点……”朱德的语气有些沉重，说：“万一出现这种被动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绕过打鼓新场，西渡泮水，才可突出重围。”

“这样虽然可以突出重围，但势必会增加我军伤亡。再说，前面的毕节、大定地区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在那里等我们哩！”

朱德点点头，目光重新落在地图上，良久，他抬起头，说：“我看，应该找润之再谈谈。”

“我已经派陈有才去找过两次了。据他秘书讲，会议结束后，他根本就没有回中央纵队，一个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那……你就把命令再压一下，等老毛回来征求他的意见，反正你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又是红军总政委，你有这个权力嘛。等润之回来以后，再征求他一下意见，然后再发给各军团。我走了。”

周恩来默默点头，目送朱德出了屋子，又转身回到桌边，继续全神贯注地看地图。马灯下，他脸色平和，心头却如同万里长江风急浪高，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

“周副主席。”

周恩来转脸见是陈有才站在身后，便问：“见到毛主席了？”

“没有。”陈有才边回答边从蓝色的文件夹内取出一纸电文，说：“这是刚截获到的敌军电报。”

“哦？”周恩来借着灯光看了几行，蓦然眉尖一跳，心中暗暗吃惊，脸色顿时变得严重。他挥挥手，让陈有才退出，自己又重新拿起电报，迅速地看了一遍，然后站在地图前，在心中默默地计算敌军的行程。在那次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受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在具体分工上，则是“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尽管如此，周恩来处处尊重毛泽东，遇事商量，并总能从和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从而使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智慧有了更深的了解。按理，中央联席会议作出决议以后，他完全可以签署作战命令，可是，那份命令仍躺在文件夹内，尤其是想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激动焦虑的神情，周恩来的心情就觉得格外的沉重。这时，他听到屋外响起了一个湖南口音：“有才，恩来在吗？”

周恩来心中一震，迅速回过身来，进入眼帘的是身披大衣、手提马灯的毛泽东。两人相互注视，谁都没有开口，这一瞬间，周恩来发觉毛泽东似乎瘦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周恩来克制内心的激动，接过毛泽东手中的马灯，轻轻地放在窗边的泥台上，顺手拖过一张旧竹椅，连声说：“主席，你终于来了，我已经等你半夜了。有才，去搞点夜宵来。”

“别忙了，恩来。”

周恩来已经恢复了平静，含笑地看着毛泽东，说：“主席，你深夜找我，总不是为了叙叙家常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恩来，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将攻击打鼓新场的命令暂时压一压。”

“哦？”周恩来不动声色地问：“为什么？”

毛泽东沉静地说：“我反复考虑过了，我军不宜攻击打鼓新场，建议中央再讨论一下我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们如果扣压作战命令，不就等于变相推翻中央决议吗？”

毛泽东心中有些不快，但没有流露在脸上，可他毕竟是个不愿讲违心话的



人，便倔强地说：“恩来，我知道这样做，会使你很为难。我更明白这样做，会使我陷入更为尴尬的困境。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自己把自己推到了与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对立的位置上去。宁都会议以后，我被解除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一直是庙里的泥菩萨，让人烧香供奉着，脸都快熏黑了。到了黎平我总算有了发言权，在遵义会议上，你们大家又把我推上了主席台。算算时间，到今天两个月还差五天，我又要成为少数派了。你说我可不考虑这些因素，你说我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我难道自己愿意成为少数派、成为孤家寡人？可是不管怎么样，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哪怕我真的成为孤家寡人，成为众矢之的，我还是要来找你，还是要对你讲，这个仗不能打，建议中央慎重考虑。至于晚一点发布作战命令，是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谈不上违反组织原则。这是遵义会议上中央给你的权力，你可以行使这最后决定之权嘛。”

周恩来的表情依旧很严肃，但语气缓和了不少，问：“主席，你再三强调，我们不能去攻击打鼓新场，这是为什么？”

“恩来，我是担心呵！”毛泽东取过马灯，搁在桌上，借着跃动的烛光，毛泽东指着地图，说：“虽然我军取得了遵义大捷，可并没有跳出敌军的战略包围圈，目前的形势仍旧十分危险。你看，周浑元纵队现在已进到鲁班场地区，川军郭勋祺部和廖泽部分别从松坎、桐梓、叙永、古蔺方向朝我们包围过来，黔军侯汉佑部和滇军孙渡纵队分别驻扎在赤水、土城和大定地区，挡住了我军北上和南下的去路。除此以外，吴奇伟纵队和王家烈残部防守在贵阳到息烽一线，湘军刘建绪四个师沿乌江东岸向黔东北地区布防。我估算了一下，各路敌军加起来不会少于三十万人马，这还没有将驻黔南都匀地区的廖磊率领的桂军三个旅计算在内。在这种情势下，我军如贪图眼前小利，贸然攻击打鼓新场，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周恩来心中暗暗吃惊，却没有在脸上流露出来，仍旧不出声地看着地图。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毛泽东的语言逐渐变得明快起来，继续说：“打鼓新场地势险要，按我军目前的战斗力，无法迅速歼灭守敌，一旦战斗打响，各路敌军必然星夜驰援，到那时，我们红军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将会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周恩来抬起头，说：“如果我军西渡泮水，不就可以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了吗？”

“不可能。且不说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仓促间难以撤离，单是这渡河的器材一时也难以备齐，更不用说这西进地区皆是崇山峻岭，部队给养如何解决？”

周恩来用心地听着，不作任何表示。

“即使打鼓新场容易打，我也不主张打。”毛泽东语出惊人，缓慢地说：“孙子曰，夫攻占取胜，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我军每打一仗，必须要达

到某种战略意图，如果达不到原定目标，即使仗打胜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因为从全局看，也许是一着臭棋。打鼓新场就是孙子所指的‘费留’，打下了最多缴获几百人枪，无助于我军实现战略意图，而从全局着眼，我军虽胜犹败。”

周恩来听到这里，才把头微微一点，但仍旧没有出声，只是用红铅笔在“打鼓新场”旁打了个惊叹号。

“林聂向中央提出攻击打鼓新场，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应该看到，林聂是战役指挥员，是从战场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指挥位置决定的，而我们红军统帅部则必须全局在胸，才能稳操胜券。另外，我还有一个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这是个陷阱，是引诱我军攻击的陷阱。”毛泽东沉思会儿，说：“恩来，你有否考虑过，打鼓新场这块肥肉就那么好啃？应当承认，遵义大捷以后，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滋生了一种很危险的轻敌情绪，这种轻敌情绪还在军中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他们认为黔军不经打，就是不愿去想，黔军一旦作困兽斗，会比以前疯狂十倍。他们更不会去想，也许蒋介石是在利用红军的轻敌情绪，故意将黔军作为诱饵，引我们去攻击，反正黔军又不是他的嫡系。他既可借我军之手消灭黔军，又可借黔军顽抗削弱我军。等到时机成熟，他就会驱动各路敌军四面合围，那我们红军的处境就会……”他摇摇头，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听到这里，内心剧烈震动，暗暗佩服毛泽东目光犀利，思虑周密。灯光下，他眉目含霜，脸色如铁，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过了会儿，他沉重地把头一点，说：“主席，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刚截获到的敌军电报。”

毛泽东接过电文，马灯吐出一团淡黄色的灯光，映射在电文上，一串令人心惊的文字如同游动的黑蝌蚪，跳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郑重起来。

“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向黔西挺进。”

“哦，蒋介石好胜算哟！”毛泽东抬起头，看到周恩来俯视地图，颌首沉思，便不再说话，目光投向电文，并轻轻地念出声来。“……据此推算，匪以西甯公算为多，望两兄各电王、犹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兄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北地区，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

“吴奇伟纵队的一个师已经北渡乌江，推进至新站一线构筑工事，看来敌人要有大的动作。这里还有一份，喏，”周恩来没有抬头，又将一份电报递给毛泽东，目光仍然全神贯注地俯视地图，语调沉缓地说：“看来，蒋介石胃口很大，在黔西布下了天罗地网，想一口吞吃掉我们。”



毛泽东接过电文定睛一瞧，不由也倒抽了一口凉气，虽然他已经算定，红军西进，国民党军必尾追而至，但没有料到，敌军会来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在心中发出一串长长的冷笑，一边紧张地思索，如何打碎这新的“围剿”，同时也对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产生了几分兴趣。

“进步不小哟！”尽管敌情严重，毛泽东丝毫没有将内心的担忧流露在脸上，反而微微一笑，说：“恩来，看来这位黄埔军校校长的学费没有白缴呀。”

“蒋介石年轻时东渡日本，进军校学习军事。”周恩来点头说：“我们在黄埔共过事，一起东征陈炯明，一起镇压商团暴乱，一起剿灭刘杨叛军。这个人性异常倔强，思路清晰，干练果断，绝非愚钝之辈。至于讲到行军作战嘛，给我的印象是，蒋介石颇具战略眼光，拙于战役指挥，这是他的致命伤，只是蒋介石无自知之明，从来不肯承认这一点。”

“哦？”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由眉尖一耸，说：“恩来，你再讲得具体些。”

周恩来见毛泽东的脸上显露沉思之色，暗暗赞叹毛泽东心思缜密，思虑深远，说：“蒋介石喜欢亲临前线作战，代替战场指挥官直接指挥，往往搞得下面不知所措。一九二五年九月，我们攻打惠州，蒋介石放弃总司令职责，带了几名卫士跑到前线观察战况，被敌军击伤，如果不是陈赓舍命相救，冒着危险将蒋介石背下火线，蒋介石就成了陈炯明的俘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伐军围攻南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冒冒失失地带了一个卫士连直奔城下，半夜里城内敌军反扑，截断归路，幸亏参谋长白崇禧机警，预先在赣江上架设了两座浮桥，蒋介石才得以撤退过江，逃过了一劫。”

“这么说，蒋介石倒有点像明武宗，不耐烦当皇帝，就喜欢当大将军了？”

两人一齐会心地笑起来，震得屋内嗡嗡地响，笑声过后，两人的目光又齐齐地落在电文上。

“蒋中正电令围剿遵义西南地区共军：据本日飞机报告，匪主力仍在遵义西南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午后尚有匪数千，由鸭溪向遵义东进。是匪尚欲盘踞遵义西南地区，或不与我决战，此正我聚歼该匪良机。我军吴、周、孙、郭各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周恩来将电文扔在桌上，沉思会儿，问：“主席，依你之见，我军下步该如何行动？”

二

“依我之见，我军应当星夜兼程直趋鲁班场，坚决歼灭周浑元纵队。”毛泽东见周恩来语气已变，心中稍安，毫不犹豫地说了：“周浑元纵队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各路追剿军中，周纵队位置比较突出，吴奇伟纵队目前还没有赶到和他会

合，易于被我消灭，我们只有消灭周纵队，才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而攻击黔军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周恩来心中一亮，脱口赞道：“好！”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担心我们已经失去了全歼周纵队的最佳时机。”毛泽东的眼里射出一股逼人的毫光，看着地图上蓝色的箭头，那是周纵队的行军路线，说：“周浑元不会坐等挨打，我估计红军在攻击鲁班场时，会遇到两种情况，从而使我们无法实现战略意图。”

“哦，哪两种情况？”

“周浑元吸取吴奇伟溃败的教训，或者会撤离鲁班场，逃避我军的打击；或者会固守待援，吸引我军主力，等待四周援军齐集，来一个中心开花。”

周恩来心情转为沉重，如果真的出现上面两种情况，那党中央赤化全贵州、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又要落空了。毛泽东体会得到周恩来此刻复杂的心情，便含蓄地说：“恩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应当有这个思想准备。纵观全局，敌人的力量要比我们强大得多，而我们的红军和党组织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单靠打一两个胜仗就想扭转这被动的局面，无疑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消灭了周纵队，我们就能顺利地赤化全贵州，就能在云贵川一带站稳脚跟？别忘了，我们还是在蒋介石的战略包围圈里面呀！”

周恩来立即想到了毛泽东书写的词《忆秦娥·娄山关》，耳边回响起当时毛泽东发出的爽朗的、充满自信的笑声，心中不由充满了敬佩之情：看起来毛泽东早已想到了这一步。忽然，他眉头一皱，目光一闪，直视毛泽东，说：“主席，这些意见，你为什么不在会议上向同志们解释清楚呢？”

“这……胜败取决于呼吸之间。如今军情紧迫，大家还要按常规一起坐而论道，无法统一意志，我能不心焦吗？”毛泽东自责地说：“当然，我的火气是大了点，我看到别人听不进我的意见，我心中的这股火呀，嗨……不提了，恩来，关于那命令……”

“我还没有签发。”周恩来淡淡一笑，说：“主席，刚才总司令也过来了，我们都想再听听你的想法。”

毛泽东的心事落了，望着周恩来沉静谦和的面容，情不自禁地说：“恩来，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呀！”

周恩来不出声地笑笑，提着马灯走在前面，送毛泽东出屋。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夜色如墨，寒风刺骨，群山万壑都笼罩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谁也无法相信，在这万籁俱寂的山谷间，结集了数万枕戈待旦的红军将士。偶尔随风传来几声战马的“嗒嗒”声，越发增添了红军战士临战前的激越豪情。苍茫的夜色



中，周恩来转过身，望着毛泽东那伟岸高大的身躯，真挚而严肃地说：“锣鼓不敲不响，道理不讲不明。主席，你历来主张决策前要慎重，决策后要统一思想，在决策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及时解决所碰到的问题。如今大敌当前，中央领导成员的思想必须保持高度统一，这是我们战胜强大敌人的政治保证。我认为，中央大多数同志都是信任你的，尤其是洛甫、稼祥对你更是十分敬佩，只要你把道理讲清楚，大家是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毛泽东明白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胸中异常感动，说：“恩来，我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

送走毛泽东，周恩来顾不上合眼，来到了不远处的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熟睡中被警卫员喊醒。两人来到隔壁的作战室，周恩来已等候在那里。周恩来将刚收到的敌情和毛泽东深夜来访的情况讲了，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刘伯承还谈到，这几天中，他发现空中的敌机来往频繁，以前每天为四到六架次，且以轰炸机为主，最近几天几乎每天敌机出动在二十架次以上，而且以侦察机为主，看来敌军要有大的行动。虽然黔西地区目前态势平静，但对蒋介石的诡计却不可不防，既然攻击打鼓新场对我实现战略目标意义不大，可以暂不攻击。周恩来见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心中很高兴，便谈了自己的打算，天亮以后再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问题。这打算得到了朱德和刘伯承的赞同。

临走时，周恩来望着朱刘两人，无限感慨地说：“一票对二十票，不怕孤立，不怕撤职，不怕被开除党籍，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呵！只有毛泽东才会力排众议，才会有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和毛泽东相比，我真的觉得身上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极为可贵的冲动和无限驰骋的想象空间。也许我是太冷静了。总司令、伯承，我们都要好好向毛泽东学习呀！”

早饭以后，中央联席会议继续举行。周恩来先向大家介绍了红军总部在夜间截获到的蒋介石发给追剿军的两份电报，并较为委婉地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得很详细，很透彻，语气中含有明显的倾向性，建议大家就是否攻击打鼓新场再讨论一次。讲话结束时，他站起身，用明亮的目光望着大家，语气温和，但很明确地说：“一夜之间，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的部署也应该做相应调整，我的意见是暂不攻击打鼓新场，红军主力按原定计划向鲁班场进发。”

经过一夜的思考，大家的态度都比较冷静，尤其是看到敌军各路纵队已向黔西南蜂拥而至，红军总部的几位主要领导——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均不赞同攻击打鼓新场，便都同意不攻击打鼓新场。毛泽东胸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中很高兴，便站起来向大家作自我检讨。

大，养成了这么一种作风，喜欢别人听我的。年轻的时候，我和泽民为一件事情发生争吵，三句话不合，便怒从心头起，一个巴掌扇过去。参加共产党以后，这个脾气还是没改多少。有一次我让毛泽覃去办一件事，毛泽覃不肯去，我就挥动拳头，因为我是大哥，他是小弟弟，敢不听我的。毛泽覃不服，拔腿就跑。你们猜，他怎么说？”

大家静静地望着毛泽东，没有回答。

“毛泽覃讲，这里开的是共产党的会议，不是韶山冲的毛家祠堂，你无权打人。唉，泽覃和贺怡都留在江西打游击，现在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哪！我真后悔，以前不该对他这么凶。”毛泽东说到这里，心情有些难受，停顿会儿，恳切地说：“刚才，洛甫、稼祥都作了自我批评，向我表示歉意，其实错不在你们，主要在我。我应当把道理讲清楚。我这个人心是好的，就是脾气不太好。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呵！”

“哈哈……”周恩来见毛、张、王尽释前嫌，情不自禁地发出爽朗笑声，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主席，李太白的诗经你这么一改，改出了新意，传之后世，必将成为千古佳话。”

众人也都开怀大笑，起身准备往外走。

“请大家静一静，我还有个建议，想提请同志们认真审议。”

众人见毛泽东脸上忽然露出郑重之色，不由得都停住了笑声，等待他把话讲下去。

“我们处在战争之中，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至今仍处于敌军的战略包围圈之内。军情紧迫，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稍有不慎，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敌情每时每刻都在起变化，而我们呢，什么事情都要二三十个人坐在一起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样的工作方式，怎么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需要呢？”毛泽东见大家纷纷点头，露出赞同的神色，便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彻底改变工作方式，需要有一种新的能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组织机制。”

王稼祥不等毛泽东说完，腾地站起来，大声地说：“主席，别绕圈子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就讲出来让大家听听吧。”

毛泽东笑了一下，笑容又迅速从脸上消失，望着大家说：“除了红军总部以外，我建议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类似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对行军作战等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好，我同意。”张闻天文静的脸上露出由衷的赞叹，说：“主席，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也早就有这个感觉，现在部队活动范围这么大，开个会人要全部到齐，事实上也难以做到，是应该成立一个比较精干的指挥小组，来指挥全军作战。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同意。”